

資治通鑑

中華書局

第四册

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起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辛巳止

資治通鑑

卷九十至
一百二十三

中華書局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晉紀十二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伉之孫，恭王觀之子。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建武元年（丁丑，三一七）是年三月，方改元。

1 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哲屯華陰，漢兵自長安東略，故棗城來奔。守，式又翻。

2 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降，戶江翻。使淑等齎詔賜

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

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難，乃且翻。臨，力鳩翻。辭官不受。

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興，棄之。至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

分張掖之居延一縣以屬之，雖郡名同，而非王莽西海郡之地。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

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卒，子恤翻。

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時張氏保據河西，有太府司馬、太府少府主簿等官；蓋以都督府爲太府，涼州府爲少

府也。璞，匹角翻。撫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撫戎將軍，蓋張氏創置。帥，讀曰率。騎，奇奇

翻。命討虜將軍陳安、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討虜第十九。安故太守賈騫，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

平、安故四郡爲定州。蓋張氏分金城、西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安故縣，二漢屬隴西郡。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

流，又屈而北流，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時已置武始郡；安故郡，蓋卽漢之一縣置郡。隴西太

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

中被符命，敕騫還軍。符命，蓋保符下寔也。遣，于季翻。被，皮義翻。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

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自涼州、濟河度沃于嶺，至狄道。會聞朝廷傾覆，爲忠

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至南安，南安郡，治獮道縣。卒，子恤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諸羌斷路，斷，丁管翻。相持百餘日，糧

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

「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帥金城兵繼至，

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帥，讀曰率；下同。

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腕，烏貫翻。及漢兵覆關中，氏、羌

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雍，於用翻。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從，才用翻。帥步騎三萬攻樊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李矩屯新鄭，則韓王故壘亦在新鄭也。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焉。遣使招矩。使，疏吏翻。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怛懼，怛，去王翻。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子產相鄭，鄭人懷其惠，爲之立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將，即亮翻。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辛巳，宋哲至建康，沈約曰：建康，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孫權改秣陵爲建業，武帝平吳，還爲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爲建業，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爲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杜預曰：出次，避正寢。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兼及官屬等共上尊號，西陽王兼，汝南王亮之子。兼，余亮翻。上，時掌翻。王不許。兼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私奴，謂私所畜養而給使令之奴，非以罪沒官者。兼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

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衷，欲立之，衷，蒲侯翻。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長，知兩翻。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

封衷爲琅邪王，奉恭王後；帝後大宗，故以衷奉琅邪國祀。仍以衷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羨爲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一本作「譙王承（永）」，晉遜。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驃，匹妙翻。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尚書，顗，魚豈翻。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晉志曰：中書，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長兼，蓋始於此。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掌監羽林騎。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爲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尙公主者爲之。掾，俞絹翻。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廣雅曰：草，造也；創，始也。喪，息浪翻。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諳，烏含翻，悉也，記也。朝，直遙翻。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磾，丁奚翻。歃，色洽翻，歃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庾，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漢之禪于魏也，文帝

三讓，魏朝羣臣累表請順天人之望，此則勸進之端也。晉受魏禪，何曾等亦然。是時愍帝蒙塵，四海無君，琨等勸進，爲得其正。嶠，羨之弟子也，溫、羨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嶠之從母爲琨妻。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才用翻。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

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遼左，即遼東。流民，謂中州之民流入遼東者。廆，戶罪翻。思將翻。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

兩京覆沒，天子蒙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于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說，輸丙翻。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屬，之欲翻。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

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使疏吏翻；下同。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

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處，昌呂翻。」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

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

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漢相國祭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

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祭固忌刻，而乂亦愚甚矣。甲在衣中爲衷甲。祭馳遣告靳準、王沈。靳，居恢翻。

沈，持林翻。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

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祭以兵圍東宮。祭使準、沈收氏、羌酋

長十餘人，窮問之，以爲大單于，氏、羌酋長屬焉，故皆服事東宮。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皆懸首高格，格，以木爲之。周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玄曰：互，若今屠家之懸肉格。左思吳都賦曰：峭格周施。呂向曰：格，懸網木也。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父謀反。聽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父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萬五千餘人。所阮者，東宮四衛之兵也。夏，四月，廢父爲北部王，北部，即匈奴後部，居新興。衆尋使準賊殺之。父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聽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漢主淵諸子，此時惟聽、父二人在耳。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氏、羌叛者甚衆，以斬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長曆是月壬午朔，無丙子，今以曆爲據。

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顗魚豈翻。嶷，魚力翻。毖，音祕。王不許。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

平、雅。父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父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鑊，胡郭翻。鼎而無足曰鑊。說文云：鑊，江、淮人謂之鍋，浙人謂之鑊。平大怒，於坐斬父，坐，祖臥翻。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誘，晉西。將，卽亮翻。逖進據太丘。太丘縣，後漢屬沛郡，晉省。賢曰：太丘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父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逖降。降，戶江翻。逖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

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帥，讀曰率。裒，蒲侯翻。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造，七到翻。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復，扶又翻。

¹⁰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境也。雍，於用翻。

¹¹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朝，直遙翻。大赦。

¹²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琨，丁奚翻。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會于

固安，固安縣，漢屬涿郡；魏、晉改涿郡曰范陽，固安曰故安。劉昫曰：唐易州易縣，古故安縣地。共討石勒。末杯說疾陸眷，涉復辰曰：說，輸芮翻。「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現、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薊，音計。

13 以荀組爲司徒。

14 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潁，殺之。臨潁縣，屬潁川郡。華，戶化翻。薈，烏外翻。

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詔，令暢旣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矩復令固守洛陽。

15 鄭攀等相與拒王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水經：泗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周昭王溺死處也。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故曰佐桑；左桑，字失體耳。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

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水經註：龍陂水逕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曰揚口，中夏口也。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伺，相吏翻。「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言當大爲部分，以備會掩襲。分，扶問翻。未可便西。」廙性矜

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趨，七喻翻。虞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馬雋本與鄭攀同，距王虞。或欲皮其面以示之。皮面者，剝其面皮。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被，皮義翻。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沈，持林翻；潛行水底曰沈行。曾遣人說伺曰：「說，輸肉翻。」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復，扶又翻。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虞於甌山，病創而卒。甌山，在竟陵界。隋置甌山縣，屬沔陽郡。創，初良翻。

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水經註：梓溪水出江陵縣北，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造，七到翻。威震江、沔。

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沈約曰：沌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沌水之陽也。沈，持林翻。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楊正衡曰：甄，晉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繡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註曰：將獵，張兩甄。蓋晉人以左、右翼爲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訪於陣後射雋以安衆心。射，而亦翻。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

兵屬左甄，將，即亮翻。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號，戶刀翻。

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飲，於嬌翻。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

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驍，堅堯翻。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

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縣以武當山得名；唐爲均州武當

郡。杜佑曰：郡城，延岑所築。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胡子序之敗，梁州陷沒，

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

¹⁶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衷薨。

¹⁷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己卯朔，是月己酉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丁卯。若丙子朔，則甲子、丁卯乃在十月。又劉琨集，是

年三月癸未朔，八月庚辰朔，皆與長曆合，今以爲據。

¹⁸丁卯，以劉琨爲侍中、太尉。

¹⁹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喪，息浪翻；下久喪同。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尙

文，遭亂尙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

則廢墜已久矣。比，必寐翻。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將，即亮翻。舉，拔取也。從軍征成

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肆，羊至翻，習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興，爾雅曰：權興，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²⁰漢主聽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樂，音洛。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殺庾珉事見八十八卷建興元年。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復，扶又翻。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使之執戟前導，使之行酒洗爵，使之執蓋，所以屈辱之，至此極矣！戎狄狡計，正以此觀晉舊臣及遺黎之心也。更，工衡翻。

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絳縣，故晉都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絳州曲沃縣，漢絳縣地。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聰分司隸爲左右。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騎，奇寄翻。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帥，讀曰率。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年十八。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有

陽城山。

²¹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長，知兩翻。少，詩沼翻。殿，丁練翻。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爲稟。佃，音田；稟，給也。

²²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少，詩照翻。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二縣，皆屬武都郡。師古曰：辨，皮覓翻。劉陶曰：辨，步覓翻。下辨，唐爲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爲武州盤隄縣。

²³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史家傳讀，吐，從噉入聲；谷，音欲。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

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廆，戶罪翻。別，彼列翻。奈何不相遠異，遠異者，言遠去以相別異。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

六畜，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又翻。鬪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易，以鼓翻。帥，讀曰率。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邾婁

追謝之。邾，與那同。乙邾婁，虞三字姓。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強盛，祚

流後世。』我，孽子也；孽，魚列翻；庶出爲孽。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

西傳陰山而居。復，扶又翻。傳，讀曰附。屬永嘉之亂，屬，朱欲翻，會也。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

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沙州記曰：洮水出嶺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西，塞外洮水之西

也，卽沙磧沓中之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唐時，丁零羌居之，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模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爲于僞翻。長，知兩翻。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吐谷渾事始此。

太興元年（戊寅，三一八）是年三月，方改元。

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劉昞曰：唐薊州漁陽縣，古右北平郡治所。碑，丁奚翻。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單，音蟬，敗，補邁翻。匹磾走還薊。薊，音計。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紼居廬。紼，倉回翻。機禮：斬衰、倚廬。孟康曰：倚廬，倚牆至地爲之，無楣柱。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覆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覆之言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既葬，故得皆宮之。百官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

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復，扶又翻。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坐。殿中將軍，屬二衛。晉初置，朝會宴饗，則戎服直侍左右，夜開諸城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坐，徂臥翻；

下帝坐同。瞻叱續曰：「帝坐上應列星，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爲，于僞翻。

奉朝請周嵩上疏曰：王爲丞相，以嵩爲參軍，及爲晉王，拜奉朝請。晉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

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

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

劉陶曰：新安郡，唐之歙州。忤，五故翻。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顗，魚豈翻。

丙辰，王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

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

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毛晃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

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普，漢自惠帝嗣位，

賜民爵一級，有官秩者以歲數爲差；其後諸帝卽位，率賜民爵一級。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也。」

塞，悉則翻。帝不從。

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喜許記翻。好，呼到翻。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顒爲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辭公爵不受，外爲謙讓，其志不肯鬱鬱於昌黎也。復，扶又翻。使，疏吏翻。驤，思將翻。廆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

定府朝儀法。朝，直遙翻。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介，獨也。嶷，魚力翻。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拯，救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

以爲西討之資。」西討，謂自遼東進兵，西入中州也。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

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夏五子偃太康于洛汭，

卽其地。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據李矩傳，時粲營于孟津北岸。漢具丘王翼、光規知之，

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以告太子粲，請爲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

毋爲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衆驚潰，死傷太半，粲走保陽鄉。陽鄉，蓋春秋陽